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  
第十五回 鄧都府冤魂纏熙鳳 大觀園冷院感晴雯

前回書中講到王夫人要喚襲人、晴雯兩個人進來，話且慢表。再說鳳姐自寶玉走失，寶釵病亡，操心過度，兼之聽了些閒話，胸懷鬱結，臥病不起。這一天鴛鴦來到平兒屋裡，問起鳳姐病緣，道：「我瞧他臉上很不好看，別由他的性兒，要上緊醫治才好。如今又近年下了，事情越發瑣碎。也怪可憐，他這病全是操勞受乏累出來的。」平兒眼圈兒一紅，道：「你不知，操勞受乏他是慣常的，都沒要緊。他近來有一種心病，真是說不出來的苦。」說著把身子湊一湊近，悄悄說道：「就為寶玉同寶姑娘兩個人，如今八下裡都抱怨到他身上來。太太雖然當著面沒有說出什麼，背地裡的話，也有幾句傳到他耳朵裡。姨太太也是有話說不出來。你沒聽見寶二奶奶病重時候的怨言怨語，當著他面竟明嚷出來。他懊悔的什麼樣似的，一個人在屋子裡哭了好幾回。你想走的走，死的死，有什麼法兒呢？」

鴛鴦道：「豈全是太太抱怨他，我對你說了，再別叫他知道，就是老太太也悔的了不得，總說鳳丫頭誤了事。不是我說句公道話，這件事委實辦的不貼理。捏神弄鬼的，鬧些什麼？」

話未完，只聽鳳姐在那屋裡亂嚷著討車，道：「有人告了他，要去聽審呢。」又一疊連聲的叫喚平兒。平兒趕忙過去，見鳳姐已跳下炕來，披頭散髮，兩眼直豎瞧著平兒，道：「你為什麼跑進我屋子裡來，有的是銀子，什麼天大的官司結不了。」

平兒這蹄子，為什麼躲開了？叫平兒快張羅我的銀子去。」平兒見了，又急又怕。鴛鴦嚇得跑了出來，忙叫年壯有力的女人多進去幾個，把鳳姐連推帶扶的睡到炕上。一面回去告訴了賈母，連王夫人也知道了，一同來到鳳姐處。見幾個家人媳婦和平兒等，都在炕前看守，鳳姐只是把兩手亂抓亂打，口中不住的嚷罵。

賈母歎口氣道：「我也不知作了些什麼罪孽，看他們一個個都這樣鬧起來，不如先叫我閉了兩隻眼倒安靜。」王夫人無奈，只得先把賈母勸慰，忙傳林之孝家的進來，立刻打發人去求醫問卜。賈母又問王夫人道：「我記得鳳丫頭先前也有那麼一回，像還鬧得厲害，後來怎樣好的呢？」王夫人答道：「那時同寶玉一時起的病，都搬到上房屋子裡，虧來了一個和尚給他們念了一會經咒才好起來的。」賈母想了一想道：「那麼著，我回去叫他們把人家替我念的金剛經，同沒有散完的佛豆兒盛一小布口袋來給他壓壓邪。叫屋子裡站幾個人，小心看守著。」

「說罷，賈母自回房去。王夫人又吩咐了平兒幾句話，也送賈母出去了。」

接著賈母回來，陪大夫診脈，又叫人到玉真觀和張道士討硃砂鎮宅符，同賈母處送來的經卷、佛豆，各各佈置起來。果然，鳳姐安靜了些。賈母趁空兒拉了平兒來到那邊屋裡，涎著臉兒向平兒附耳說了兩句話，平兒帶笑輕輕的啐了一口，道：

「你不見奶奶鬧的這個樣兒，我心裡還是晃晃的，你倒像個沒事人兒，趁著他這會兒查察不到，便來撮巧宗兒，我偏不呢。」

「說著摔脫賈母的手，一扭頭跑出屋門，仍往鳳姐屋裡來了。這裡鳳姐外面雖似安靜，還是不省人事，昏昏沒沉的挨到三更時分，見本宅土地引他出了屋門，後面兩個猙獰鬼卒趕著行走。睜眼看時，見面前兩道旗子，一扇紅旗上寫的「百善孝為先」五個金字，一扇黑旗上寫的「萬惡淫為首」。紅旗下一道光金，黑旗下一股黑氣激射過來，鳳姐只向著那道金光行走。

約有半個時辰，那股黑氣漸漸消滅，紅旗仍在眼前。

不多時，見前面一座牌坊，鬼卒站住，鳳姐過了牌坊，有一個人笑臉迎上來，叫聲：「孀子。」鳳姐認是蓉哥媳婦秦氏，喜出望外，一把將他拉住，也不及敘談，便道：「你這裡有什麼地方引我躲一躲才好。」秦氏道：「孀子幸虧了一個人，這裡還不是孀子來的時候，那一個地方也不能不去走一趟，咱們這裡自

與你調排。孀子此去，雖然要受些虛驚，可保無事。這會兒也不便相留，恐怕耽誤時刻。」說著，便摔脫衣袖，霎時不見秦氏。牌坊左邊現出金甲神，押送鳳姐過了牌坊，仍交與鬼卒。

鳳姐只得隨著向前，有苦難叫。一路陰風淒慘，撲面黃沙，不辨走的什麼去處，只顧挨步前行，不敢抬頭。聽得有人叫道：

「二嫂子，你來了嗎！」鳳姐一看，認得那人就是賈瑞。手裡拿著一面鏡子，正照反照了幾回，放聲大哭道：「算你是個正經人，也不該這樣擺佈我，今兒可給你算帳的日子了。」說著，把鏡子劈面打來。鳳姐慌忙躲避，身後閃出鬼卒接住鏡子，向鳳姐一照，見鏡子裡面現出賈蓉、賈蓄兩個人來。又見賈瑞蹲在台基上，賈蓉、賈蓄在上面揭開溺桶蓋子衝了賈瑞滿頭的光景，羞得鳳姐滿面通紅，低著頭只顧走路。

遠遠望著香花幡蓋擁著仙童仙女冉冉行來，一見鳳姐，仙童忽然變了一個披頭散髮鮮血淋漓的年輕男鬼，仙女變了女鬼，脖子裡還係著繩子，舌頭伸出五六寸長，揪住一個老尼姑亂打。

老尼姑口內嚷叫：「二奶奶，快替我分證分證。」鳳姐聽了，越發心驚膽裂，死命躲脫。行不到幾步，又有許多冤魂撲近身來，被鬼卒喝開，免遭荼毒。

一時進了城關，約行裡許，見一殿宇巍峨雄壯，門外無數披枷帶鎖的罪囚，往來不絕。鳳姐隨了鬼卒進入角門，來至號房銷稟掛號。見有頭戴軟翅紗帽，身穿藍袍，手裡拿著一本簿子，揭開數頁指著說道：「王熙鳳，你本來是太虛幻境，不應墮落鄧都，緣在生起滅詞訟，張口舌，斂財苛刻種種罪孽過於男子，合該削除仙籍，故勾攝至此。明日倒到森羅殿上判決罪案。」說畢，仍令鬼卒押去。來到一所房間，將他推入裡面，黑魘魘並無燈火，冷風刺骨，陰氣侵肌，舉目不見一個親人，惟有悲號痛苦而已。

正在傷心，見有一個人打進門來，覺眼前忽然明亮，看他頭戴武士巾，身穿箭桿衣，腰束絲鸞帶，手持令箭一枝，口稱：

「連二奶奶快走罷。」鳳姐認得他是焦大，便如遇見至親骨肉一般，問道：「你是焦大爺，怎麼也在這裡，又是這樣打扮？」

那人答道：「奴才因為當年跟隨老主出徵，也算得忠心報主，立些汗血功勞，雖然為人粗魯，倒還心直口快，到這裡賞了一名旗牌。」鳳姐聽說，便笑道：「今兒難得遇見你老人家，怎麼樣想個法兒搭救我才好呢。」焦大道：「二奶奶的罪名不小，明兒到堂免不得一件件要質審發落。如今恭喜了，因有什麼太虛幻境知照到來，說要歸結他們那裡的公案。」

二奶奶雖然劣跡多端，獨平日間侍奉太君尚能承歡盡職，一善可以蓋百愆，因此免了輪迴之劫，叫焦大來送二奶奶回府。

於是鳳姐如魚漏網，也無暇細問，便出了那間屋子，望路便走。那押解王熙鳳的鬼卒知是奉公而來，不敢攔阻，只得向焦大好言相告說：「我們辛辛苦苦跑了一趟，不敢爭多論少，求你老人家方便一聲兒。」焦大楞著眼喝道：「再沒有你們這種不開眼的東西，不知道這是榮國府來的人？金的、銀的早就扛了幾箱來了，剛就短少你們的嗎？停會兒都來找我焦大太爺。」

當下焦大喝開鬼卒，鳳姐隨在後緩緩行走，一路月白風清，大不比來的時候一派陰霾愁慘氣象。心想此番幸虧了焦大，倒不記我的恨，很來巴結出力。一路把焦大獎勵了幾句，話且少表。

再講平兒見鳳姐昏暈過去，便記起日裡吩咐的話，叫多買金銀紙銀燒化。一面要去回王夫人，又叫去園子裡通知李宮裁等，並過那邊去回賈赦夫婦。賈母聽了聽自鳴鐘點數，道：「這會兒才交子正初刻，大驚小怪的叨啞人家算什麼？你別盡行瞎鬧，我瞧著他還沒有斷氣呢，等到天明再看光景去通信不遲。」

於是平兒也沒言語，又不敢高聲啼哭，便哄著巧姐兒去安歇，自己過來同老婆子們守著，只是嗚嗚咽咽傷悲而已。直至雞叫的時候，天還未明，忽聽鳳姐喊了一聲「噯喲」，平兒才住了哭，連忙叫小紅去取參湯。賈母也放了心，等到天明，就請大夫到來診脈開方，服藥調治不提。

且說王夫人，因上一天鳳姐狂症忽發，心裡牽掛，一早打發彩雲過去瞧他。彩雲回來撞著趙姨娘，四顧無人，一手拉著彩雲到自己屋裡坐下，把兩個指頭一伸說：「昨日聽見那一個忽然又病的著趕緊來嗎？」彩雲道：「同那一年一個樣兒，也是那麼胡說亂

道，只沒有動刀子殺人。」趙姨娘聽了又是觸心，又是歡喜。想如今並沒人暗算他，可是祿命該絕，自己作死呢。

又問彩雲道：「聽說襲人出去了，太太把寶二奶奶的東西給了他一半，現在又把箱櫃上的鑰匙交給這一個了。他死了又叫誰收管呢？難道環兒就算不得太太的兒子？留一點子底下給環兒可使不得？」彩雲道：「前兒給襲人幾件衣服是有的，你別聽老婆子們傳來的瞎話。說起襲人，倒有一件稀奇事告訴你。」一語未了，見賈環進來道：「剛才我到太太那裡去請安，太太賞了我一個玉扳指，一個鼻煙壺兒，可是從來沒有的事。

你瞧好不好？」彩雲扭過頭去道：「不用瞧，那是前兒太太叫我收拾櫥子，屜裡找出來的。太太叫把這兩件留在外頭，如今你二哥哥去做了和尚，太太比先前自然要疼你些，諸凡留一點子心討他老人家個好，底下好……」彩雲說到這裡，臉上一紅，便縮住了口。賈環接口道：「我倒忘了，聽見太太叫小丫頭到鳳姊姊屋裡去找你呢。」彩雲抽身便走，到王夫人跟前，回明了璉二奶奶後半夜睡的安穩，早上大夫來診過脈，可以放心的話，書且少表。

講到襲人自蔣家退回，又氣又恨，又羞又悔，種種惡劣塞臆填胸。想到蔣家既把我這樣，好馬不吃回頭草，斷無再去俯就之理。欲另尋門當戶對親事，諒我這樣苦命，也再找不出什麼好人家來。就在娘家過一輩子，更非了局。想寶姑娘勸我的話，原無歹意。如今看起來，璉二奶奶竭力弄成了寶姑娘的姻緣，到害了寶姑娘。寶姑娘苦口勸我走這條路，又害了我。真是寶姑娘抱怨璉二奶奶的話，可不是為好成歹，倒像寶姑娘受了璉二奶奶的胡弄沒處翻冤拿我來還報似的。倘然寶姑娘還活著，我也好到他跟前訴訴委曲，如今只好到鐵檻寺他停靈的所在痛哭一場罷了。襲人因此鬱結成病。

那日王夫人命人去叫襲人、晴雯兩個進府，襲人自覺無臉，推病不肯進去。惟有晴雯高興，同著老婆子坐車進來。先見過王夫人，晴雯淡淡妝飾，仍不改舊日丰姿。因王夫人心中既不憎惡這個人，即不顯出他狐媚妖精模樣，一時舊態全消。細問在外這幾時景況，晴雯便將染病出府，死而復甦，寄住舅舅家緣由一一回明。王夫人聽到此處，不覺觸動黛玉光景，心有所感，又問了些鄉村風景閒話，命晴雯在此多住幾時。晴雯又去見了賈母，隨到舊日相好各姊妹屋裡一走。因鳳姐正在病中，只到平兒處說了幾句話。麝月、秋紋留他在屋裡住歇，晴雯說要往園子裡逛逛，便一個人進了園。

因時屆寒冬，木葉盡脫，景物蕭條，無心觀玩，惟不忘怡紅院舊地，想到那裡看看。因一個人覺得冷靜，剛才聽說紫鵲尚在園子裡，且到稻香村，見過了大奶奶，拉了紫鵲一同逛逛，便徑往李紈處來。他們都已知道晴雯未死，王夫人叫他進來，見面時自有一番敘談。晴雯知道黛玉死後回生，與自己一樣，紫鵲不同回南，尚住園中。彼此見面，覺比從前分外親熱，一手拉住紫鵲要去逛園子。李紈笑道：「噯喲喲！這樣數九天刮的西北風，臉上還受得嗎？真像好幾時沒有進園子裡來的人了。

「晴雯道：「

橫豎要到各處姑娘們屋裡走走呢。」李紈道：「二姑娘已經出了閣，只有三姑娘、四姑娘同邢大姑娘還在園子裡頭，等過了年再收拾屋子出來，咱們這幾個人都要往裡頭搬呢。」紫鵲道：「我這幾時也住得悶悶的，就同他逛逛去。」李紈道：「沒有像你們的兩個傻子，去去就回來。」又問晴雯：「你今兒晚上在那裡歇呢？」晴雯道：「我如今倒像做了遊方和尚，那裡肯留就在那裡掛單。」李紈笑道：「咱們家裡才出去了一個和尚還沒著落，你要做遊方僧，快鉸了頭髮游去，把那一個和尚引了回來可不好。」說的大家都笑起來。當下晴雯同紫鵲同出了稻香村，一路行走。紫鵲想起那一晚做的夢，再不料他還沒有死，既有這個人，那個夢像有些兆頭，或者姑娘同寶玉還有完聚之日也未可定。一頭思想，不覺到瀟湘館門前。紫鵲便要進去，和晴雯同至裡邊，見滿院竹枝青蔥如舊，一陣風敲，敗葉淅淅瀝瀝連連雪都飄下來，聲韻淒清，荒涼滿目。獨有紫鵲到了這裡，想起黛玉便無精打采的呆站了一會。晴雯猜著他的心事，便道：「我舅舅家後園子裡也有幾叢竹子，我瞧著就想起這裡的光景來，再料不到林姑娘已經回南去了。有多大時候，園子裡頭就通變了樣兒。」紫鵲道：「你出去兩年，這裡的事情變遷不一，真像有幾十年似的。」晴雯道：「我住在外頭，路隔的不遠，裡頭的事全數兒沒有得知，說是活著，比死過的陰陽隔絕一般，只算我是前兒見周大娘那一天才回生的。」紫鵲道：「你為什麼不打聽打聽裡頭的事？」晴雯道：「我舅舅是一個莊家老兒古板頭，自種自吃，輕易不和人家來往，連他姪兒、姪媳婦都不上門的，叫我那裡去打聽呢？」紫鵲道：「也怪不得你，城裡鄉間到底隔著好幾里路，我住在園子裡，和那邊也像隔遠了幾千里路。襲人嫁了一家姓蔣的，說退了回去，我昨兒才知道。到底不知他家為什麼退了襲人回去？」晴雯道：「姓蔣的不要襲人自然有個緣故，你要查察他什麼？」二人說著，走進屋子裡，惟有空空一室，觸目傷心。紫鵲先退了出來，晴雯跟在後面。又到廂房裡，見炕火微紅，桌上擺著酒壺、茶盞，燭台上未盡半枝殘燭，像還有人在此上夜的光景。

晴雯拉著紫鵲道：「走罷！咱們去瞧瞧我前住的屋子，如今也不知糟蹋的什麼樣了！」紫鵲道：「你們那院子裡還是寶主做親那一天去走了一趟，到如今再沒去過。」晴雯道：「寶玉在怡紅院做親的嗎？」紫鵲道：「你不知，寶玉做親時怪事多著呢。在裡頭多住幾天，自然一件件都明白了，那時候瞞的鼓也似的緊。因我要去瞧熱鬧，到怡紅院瞎跑了一趟，那知他們已挪了地場。」晴雯一面聽說，想到寶、黛二人心事，後來竟娶了寶姑娘，雖聞大略，究未深悉其故，意欲探問紫鵲，又恐他礙著

黛玉不肯細說，便笑問紫鵲道：「妹妹，你可知道寶玉到底為什麼去做了和尚呢？」紫鵲沉下臉來道：「你問的奇，寶玉去做和尚怎麼問起我來？」晴雯道：「好妹妹，別生氣。因我出去了不知裡頭的事，白問問你。」紫鵲道：「襲人走了還有麝月、秋紋這一班人都沒死，為什麼不去問他們？」晴雯道：

「他們就明白嗎？」紫

鵲笑道：「你真發了昏了，他們不明白我倒明白這些事？據我猜起來，只怕為的是晴雯姑娘死了，寶玉才去做和尚呢。

「晴雯紅了臉啞道：「我算什麼呢，只怕還是……」晴雯講到這裡，又縮住了口。紫鵲接口道：「正經寶玉有一天回來，又添出你這一個死去活來的人，真也夢想不到的。你知道寶玉還回來不回來？」晴雯道：「好紫鵲姑娘，剛才我白問一句寶玉為什麼去做和尚，你就說我問得奇，你問我寶玉回來不回來，叫我怎麼樣對答你呢？或者丟不下紫鵲姑娘就回來也不定。」紫鵲聽說，要來撕晴雯的嘴。

二人一路要笑來到怡紅院。晴雯一看，恍如隔世重生。又到前後自己屋子裡細瞧一會，想起戲撕紈扇、病補雀裘，往事如在目前，止不住滴下淚來，比紫鵲進瀟湘館更添悲感。紫鵲道：「咱們別盡仔跑到這幾處空院子裡來發呆，天也不早了，你今兒進來，各處姑娘們屋裡該順便去走走，我也廝趕著。」於是二人出了怡紅院，紫鵲道：「先前這幾年，到這院子裡來回的跑足有上千趟，今兒同你來走了這一回，以後就沒有什麼事跑到這裡來了。」晴雯道：「我呢？」紫鵲道：「你丟不下這屋子，愛住由你一個住著，晚上有妖精出來要吃了你去，再別抱怨人家。」晴雯道：「我單不怕是妖精，他敢來試試麼？」紫鵲道：「好冷天氣，快走罷。」二人抄近路往秋爽齋等處都遍了。

回到稻香村，李紈也才從王夫人處回來。見林之孝家的急忙忙的趕來道：「有一件事，平姑娘叫我來回大奶奶。正是年近歲逼，照常的事還鬧不開，攔得住接二連三的有這些事出來？也真沒法兒了。瀟湘館上夜的老婆子來回，那個地方近來很不安靜，夜夜聽的屋前屋後有整百人不不住的跑動。昨兒晚上他們睡到半夜裡，竟像有人進去把炕上睡的人都拖了下來，說瀟湘館出了妖精了。」李紈道：「林姑娘走後，裡頭東西都收拾出來的了，剛是幾間空屋，他們還在那裡上什麼夜？」林家的道：「因為這幾個人派的專管那裡花息，左近也沒住處，就一搭兩便歇著看看屋子的。」李紈便向紫鵲問道：「這屋子你是住慣的，頭裡見過什麼沒有？」紫鵲道：「那裡有這些事？就是姑娘病凶的時候，也是安安靜靜的。」李紈道：「如今怎麼忽然鬧出這些話來？想他們賭的賭，喝的喝，自己攪昏挺到炕上，便是那麼亂夢顛倒起來。既然那裡有妖怪，叫他們另找睡的地場去，等二奶奶好了，你再回一聲，這會兒叫我有什麼法兒呢？」晴雯聽了便指著紫鵲道：「都是你剛才說起妖精，妖精來了。」紫

鵲便指著晴雯道：「大奶奶，道他是不怕妖精的，今夜推他到那裡歇去。」未知李紈可叫晴雯到瀟湘館去睡歇，晴雯去也不去，看下回分解。

